

已 索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身旁的敌人

小說原著 王德潤

編 剧 牟 增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王 蒙 著

第一輯 雜著

身旁的敵人

王蒙著 王蒙編

第一輯 雜著

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身 旁 的 敵 人

小說原著 王德潤

編 劇 牟 增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描寫農村防奸反特的独幕話劇。

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長柳克，由于性情急躁，在耕地時經常打馬，結果大青驃子忽然死去，當時他認為是自己打死的，異常苦悶。不久，又發現很多馬匹得了重病，經獸醫檢查証明不是打死的，而是中毒。這時有些覺悟較低的社員紛紛要求退社，十分混亂。社主任警惕較高，他認為其中必有特務破壞，因而他一面和黨、團員研究，說服社員并設法搶救牲口，一面配合公安人員進行周密的偵察，終于把毒死馬匹、挑撥社員關係的地主反革命分子逮捕了。通过这一事实，使麻痹大意的生產隊長柳克和一些听信反革命分子謠言的群众，認清了敌人的面目，提高了革命警惕性。

身 旁 的 敌 人

小說原著 王德潤

編 劇 牟 增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1印張·20,000字 印數：1—20,082

1955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C90·26

定價（5）0.11元

時 間：195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。

地 點：某農村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里。

人 物：（以出場先後為序）

趙大爺——社里飼養員。

賴 四——社員。

柳 克——社里第一生產隊長。（團員）

賴 妻——女社員。（賴四之妻）

素 琴——女社員。（柳克之妻）

玉 芬——社里女生產隊長。（主任的女兒。團員）

王主任——村支部書記。

小李子——男社員。（民兵）

第一場

布景：社主任家的院內。舞台正面有一街門。門的兩側是齊腰高的土牆，左側牆外有棵老柳樹伸入院內。左外側有兩間土房，是社的農具倉庫，門前散放着手持農具。左里側臨牆之間是過道，可去馬圈及其他院落。舞台右側有三間土房，是主任的家。右里間窗外有一舊涼棚，棚蓋上爬滿綠色葫蘆蔓子。棚下放一舊高桌，桌上放有水碗和水壺。桌兩邊有幾條長木凳子。遠處是一片油綠的莊田。傍晚時刻，天空布滿霞云。

幕啓：遠處傳來豬、羊群叫聲和鞭響聲。片刻，賴四在幕後喊：“趙大哥！”老趙頭怒氣沖沖地邊說邊上：“我找主任評評這個理。”

趙大爺：（向屋裡喊）老三回來了嗎？

（賴四跑上將趙大爺攔住。）

賴四：（熱情地）趙大哥，王主任上農場借牲口去了。咳！都在火頭上，吵幾句就算了唄，何苦上這麼大的火呢？忍耐點吧。

趙大爺：我他媽還忍，再忍下去咱還干不干活了？這咱正用牲口趟地，他就一頓鞭杆子把個膘滿肉肥的大青驢子給打死了，再拿啥去趟地，他去拉犁呀？

賴四：（同情地）這倒是呀！

趙大爺：我得找主任評評這個理，沒見過有這樣敗家的。我他媽白天黑夜下多大工夫，把幾個牲口喂起來，他就給打死了。

賴 四：大哥，消消氣吧，坐這喝碗水。（倒水。趙大爺仍生氣）咳！照理說這個事真不該出在他當隊長的身上。這咱正鬧蟲災，倒下一匹牲口就少一付犁下地，庄稼得受多大損害！這不，為了搶救庄稼，主任親到農場去借牲口。社里的計劃是連抓帶趙，大伙汗水淋淋地把蟲災給撲滅了，好保住秋收呀。可誰想到……

趙大爺：（痛心）呸！他真是個大敗家子。

賴 四：大哥，算了吧，牲口死了也活不了。隊長自己還不知道去找主任認錯去。

趙大爺：哼，認錯？他打死牲口不能就這樣完事！

（柳克上。聽到最後的一句話，低下頭去。）

柳 克：趙大爺，牲口是我打死的，（把斷了的鞭杆子往桌上一扔）我不能說熊話就是了。

趙大爺：（見柳克摔鞭子，更加氣憤）啊，你把牲口打死了還有理啦？這他媽是摔給誰看，我不受這個。

柳 克：（難過地）趙大爺，我認賬就行了唄，担子再沉我不能叫別人挑着。你還老扯這些個干啥？

趙大爺：誰扯這個，誰扯？……你當隊長的打死牲口就該這麼硬氣啊？

賴 四：唉！算了，少說幾句吧，人在火頭上，越說越扭。

趙大爺：我他媽不和你這個敗家子吵，我找主任去。（氣沖沖地下。）

賴 四：（追了幾步）趙大哥！（沒喊住，搖搖頭，見柳克難過，同情地）咳！看這鬧的有多不好，大伙好容易湊到一起。這……咳！老

柳大侄，你別和他一般見識，上年紀的人就是倔。再說牲口是大伙入社的基金買的，也有他一份，他怎麼能不心痛呢？

柳克：牲口是我打死的，我包賠，我傾家蕩產也不能說出熊話來。

賴四：（安慰地）嘿，賠不賠那就另說着吧。你別上火，事有事在，大熱的天，別把身子愁坏了。

柳克：（深受感動地）咳！

賴四：（挑撥地）我又得說了，誰也不是盼着牲口死啊！我知道，你这是為了給大伙多趟几壟地，到秋多打几斗糧。這可不能開个豬八戒端盤子，出力不討好啊。

柳克：算了吧，扯這些干啥。牲口死在我手里，我負責就是了。

賴四：這倒是啊！這真是“人有旦夕禍福，馬有轉身之災”呀！該它鞭下死刀下死不了，該然哪！

柳克：（難過地）四叔，你說我能不心疼嗎？看看這是在啥節骨眼上……（悔恨自己）趙大爺罵我罵的好，大家怨我怨的對，誰叫我把牲口給打死啦。四叔，你說說，我是不心疼牲口的人嗎？誰想到能把个牲口打死呢？

賴四：（討好地）晌午頭那咱可真熱呀，一點風都沒有。連人都不干活還熱的像个蛤蟆似的張口喘，何況牲畜呢。那咱我就怕你打出毛病來，再像勝利社那樣，把三个牲口活生生地給累出傳染病，都死在地里。我告訴你不讓你打不讓你打，咳！你这个孩子也够犟的了。

柳克：（悔恨地）別提了，我那咱若能知道像勝利社牲口那樣，說啥我也不能打它呀！（激動地）四叔，你說我 能不打嗎，在

地里我低头一看，满地是虫子，就像大粪坑里的蛆一样，都爬在小高粱苗上，我这心就算按不住了，恨不能一下把地趟完，把虫子都给压死。可谁想到大青骡子跟我要熊。咳！还说这些个干啥。

賴四：是啊，誰看見虫子还不急眼。俗語說：“有錢買種，無錢買苗”，这咱不搶救到秋可吃啥呀！

（小李子在後边喊：“柳克，主任在西河边上，叫你去。”）

柳克：主任回來了。（应声）我就去。走吧四叔！

賴四：走吧。（欲走，馬叫）老柳大侄你先走一步，我去打桶水把牲口飲飲。

柳克：好吧。（看着賴四提水桶去的背影，贊揚地）真是个好入，对待社里的东西像对自己的一样。（下。）

（賴四隨後鬼祟地提空桶子上。）

賴四：（向柳克的背影陰毒地）哼！社里的东西像自己的？（四处看了看，放下水桶，急忙拿起斧子奔向縫紉机，狠狠地砸去。怕有响，又忙找个破麻袋片子垫着砸起来。忽然从牆外伸出个女人腦袋，她看了片刻，說：“誰那麼大的胆子？”賴四驚慌，忙操起水桶自語：“可把牲口渴坏了！……”

（賴妻上。）

賴四：（低聲地）哎，才剛是誰說話？

賴妻：看把你吓的，是我唄。

賴四：（松口气）我估計沒有別人嘛。这咱他們叫虫子給鬧的蒙头轉向，大人孩子在地里哭还哭不过來呢，还有心思看家？唉！（指外边）看着點。

（賴妻向外看去示意無人。賴四又操斧子砸起来，然后用麻袋片子蓋好，把斧子放回原处。）

賴 四：（得意地）我再叫他們去帶頭走合作、滅虫灾……

賴 妻：（恐慌地）听說主任回來就領着大伙在西河邊往外“扒露”死牲口呢。還說是要找獸医來檢查，这可怎麼辦哪？

賴 四：（沉着地）我知道了，不用怕。（計上心头）哎；你那个事干的怎麼樣了？

賴 妻：（得意地）我一說，素琴可真信以为真啦。

賴 四：怎麼說的？……

賴 妻：（四處看了一下，把賴四拉到身邊低聲地）我說：“哟！老柳大侄媳妇，这个事可怨不得一个呀！人家玉芬姑娘年青，还是一个小高小畢業生。主任也沒有兒子……”嘻嘻。

賴 四：（討厭地）看你这个賤勁。你就說他吃不吃这口吧？

賴 妻：嘻嘻。把个素琴可气炸肺子啦。

賴 四：好，叫他們爭風吃醋，鬧窩乱，人腦袋打到狗腦袋上去，看他們還檢查个屁。

賴 妻：說真的，平時若不知道素琴還有这个吃醋的小心眼，这个酸溜溜的醋水，可真難進口啊！（傳來素琴喊柳克的声音）看，这不牛腩蒼蠅跟上啦。

賴 四：再加點醋。

賴 妻：我知道了。

賴 四：（陰險地）叫他們今晚上就咬起來。

賴 妻：你快躲開吧。

賴 四：小心點呀。（急下。）

（賴妻喝水。素琴上。）

素 琴：賴四孀，你看見柳克沒有？

賴 妻：哟！大侄媳妇，快來喝碗井拔凉水吧。天都快黑了，死

天还是沒臉沒皮的熱。你剛从地里回來呀？

素 琴： 嗯！

賴 妻： 我也是才回來，該做晚飯了。

素 琴： 嗯！四嬸，你看見我們家那个人沒有？

賴 妻： 你找他大哥呀？

素 琴： 是呀！把牲口給打死了，趙大爺也給得罪了，这不，大伙都埋怨他，大熱天我怕再急出病來……

賴 妻： 喲！你放心吧，柳克那个孩子心寬敞，我知道。

素 琴： 你看見他了？

賴 妻： 我的傻侄媳婦，（指西河边）那不在西河边“扒露”死牲口嗎。和玉芬他們又說又笑的……

素 琴：（生气地）你看这个鬼，这是啥年月还有心思去打鬧，簡直算离不開她啦，活气死个人。

賴 妻： 喲！大侄媳婦，你可不能去冤枉他大哥呀，他大哥自从入社以后，干的真起勁，可真是忠心為國。你四叔沒少誇獎他。

素 琴： 好？自从入社他就不想要这个家了，白天黑夜不着家。菜地撩荒了他也不鏟。这咱連担水都不挑，誰知他安的啥心！

賴 妻： 他大哥的活計可真叫人說不出二句話來，可就是像玉芬好說的那句新名詞，“生活上可成了點問題”，嘻嘻，大侄媳婦，我說這話你可別往心里去。如今这些年青人淨講什麼自由戀愛呀，找對象啊，心眼子可花花啦，一時一個變動，你得關心點他大哥呀。外边可有人說他和玉芬走邪道呢……

素 琴：我就知道那个鬼心腸变了嘛，要不他能成天半夜不着家，就算長在主任家里，一時也离不開她啦。

賴 妻：这可不能單怨一头呀，四嬸我可經過这样事，早先你四叔和东头孫大娘們不就这样，成天半夜地在一起狗扯羊皮，把咱們娘們早忘北國去了。后来我可受不了这个活寡的滋味啦，有一天我当众把孫大娘們好个罵，你四叔也叫我跟起來了，到底叫我給治好了。

素 琴：他再这样下去，我也不听那个邪了。

賴 妻：哎呀，大侄媳妇，你可比不得我，玉芬可是主任的姑娘，又当女生產隊長，又是团员。人家爹当主任外加党支書。你可不能不知深淺哪。

素 琴：（怒）哼！主任的姑娘頂个啥，还不是个臭破鞋底子。再說我惹不起她，还躲不起她，退社。

賴 妻：大侄媳妇，这可不好胡來呀，在一塊干了多少年啦，說啥也不能鬧退社。咳！你說我該不該死，心直口快有啥好处，这要是惹起是非來，可叫我怎麼見人。

素 琴：（誠懇地）放心吧，四嬸，我不能把好人也連累上就是了。

賴 妻：（滿意地）別閑扯啦，快回家做飯去吧。大侄媳妇，家里沒有菜吃，上我那拿几个雞蛋煎煎給他大哥吃吧！

素 琴：（感激地）不用了，四嬸。

賴 妻：我得回家做飯了。（欲下，見素琴不動，安慰地）傻侄媳妇，別去生那些悶心气吧，大熱的天別气坏身子。

素 琴：（深受感動地）我不生气，你做飯去吧。（賴妻下。素琴沉痛苦思片刻，覺得委屈，流淚）这个鬼，我就知道他参加社沒安好心嘛。簡直算离不開了！……（气愤，欲下。）

(玉芬上。)

玉 芬：(熱情地)大嫂，我正想找你去。

素 琴：(不理睬)干啥？

玉 芬：(看出氣色不對)大嫂，你怎麼不高興了呢？是不是因為大伙怨你家大哥把牲口打死了，你也跟着上火？

素 琴：(不理睬。)

玉 芬：(熱情地)放心吧，大嫂，主任說不一定是打死的，怕是有坏人在这裡搗鬼，還要研究，你先別上火。你还是去安慰安慰大哥吧，別叫他上火，万一急出病來，又該影响生產啦。

素 琴：(沒有好氣地)哼！有說有笑还用我去安慰？

玉 芬：(不解地)咦？你們兩口子又鬧不團結啦？兩口子鬧點生活小意見交換交換就得了，何必悶氣呢。

素 琴：(冷冷地)玉芬，我問你一句話！

玉 芬：啥事？你說吧。

素 琴：你是從西河邊回來的嗎？

玉 芬：是啊。

素 琴：你看見柳克在那沒有？

玉 芬：(熱情地)大哥在那兒。我看他挺不高興的，我還給他打通思想來的，安慰了老半天他才把個嘴放下來。

素 琴：笑了？

玉 芬：啊，高興了一點。

素 琴：(酸心，氣憤地)呸！笑得出來！……(甩身而下。)

玉 芬：(莫名其妙，忙喊)大嫂！(無應聲)咦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……
一會兒找她談談去。(欲進屋做飯。)

(稍頃，柳克匆匆上。)

柳 克：（見玉芬忙問）玉芬，主任呢？

玉 芬：在西河邊還沒回來呀。

柳 克：回來啦。

玉 芬：那八成到村上去了。大哥，你找他有什麼事嗎？（邊說邊下。）

柳 克：（埋怨地）大伙把个死牲口費事把力的埋起來了；他回家又叫“扒露”出來，這不是找事干嗎？

（主任上。）

主 任：这不叫找事。

柳 克：主任，不叫找事这叫干什麼？現在這麼忙，光抓蟲子還抓不過來呢，誰還有这个閑工夫去“扒露”它去。

主 任：唉，看你这个想法。叫我說起初根本就不應該埋。

柳 克：不埋，不埋留着干啥？

主 任：你坐下，我問問你，是誰主張把死牲口埋起來的？

柳 克：你問这个干啥？是大伙唄。

主 任：大伙里还有个伸头出主張的吧？

柳 克：當時就是大伙說的呀。大伙怕弄出傳染病來，不快埋起來再像勝利社那樣，一下子就傳染死三个……

主 任：（疑心地）傳染病？柳克，大青驢子經你一手使的，你知道它，昨下晌下地還像欢虎似的干活，能傳染的這麼快嗎？

柳 克：傳染病就是快呀。

主 任：这个病傳染的也有些怪，為什麼勝利村別家牲口沒病，為什麼咱們村別家牲口也沒傳染上？偏偏这个倒霉的事就叫咱們社和勝利社攤上了呢？

柳 克：人家也沒像我打的這麼厲害呀。大熱的天，活這麼累，

我又直勁打……

主 任：就說打的厲害吧，也打不死呀！

柳 克：叫你說這……

主 任：叫我說這兒就有問題。不管怎麼說，不應該搶着埋起來。

柳 克：（不滿意地）一個死牲口不埋還有啥留頭？

主 任：留着找張獸醫來給檢查檢查，看看倒是什麼病死的。我方才往區里掛了個電話，王區委叫咱們快點“扒露”出來，他叫張獸醫就來開膛檢查。這兒說不定有壞分子破壞呀，得提高警惕！

柳 克：（不耐煩地）這和提高警惕有啥關係。打死的就是打死的，怎麼處分我怎麼領，我不能說半句熊話就是了。警惕，不看看這是啥年月，大道上撒金子都沒人揀的年头，那還有什麼破壞分子。

主 任：照你這麼說天下太平了，壞人絕根了唄？

柳 克：咱們這是老區，解放多少年了，眼瞅着快走上社會主義了，誰還敢做壞事。

主 任：柳克，你這種想法太不對了，就是因為咱們快進社會主義社會了，所以那些壞蛋才千方百計地來破壞咱們，他們明着不敢暗着來，你忘了“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”那句話了嗎？不提高警惕要吃大虧的呀！

柳 克：提高警惕是對，可也不能疑神疑鬼的。

主 任：誰疑神疑鬼啦？

（玉芬上。細听。）

柳 克：（拿鞭杆子給主任看）牲口本來就死在這根鞭杆上，咱怎麼

还能老去瞎猜疑呢？

主任：（把鞭杆接过来）这根鞭杆子能打死牲口？再说你也沒打牲口腦袋，你是打的屁股，打牲口的后腿、后腰，打它是叫它往前拉。打狠了只能把腰打坏了，把后腿打断了，可怎麼能打死呢？……你是个庄稼漢，你細心琢磨琢磨吧！

柳克：主任，我自己可是親眼看見的，叫我打了一頓鞭杆子，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死在地里啦。

主任：这是湊巧。王區委对咱們說过，生產越緊張，越是在勁头上，反革命分子破坏的就越厲害，越狠哪！

玉芬：（有所啓發）爹，這麼說是有坏蛋破坏？

主任：这咱虽說不能瞎猜疑，可是咱也不能放松这个事呀，咱們得細心研究研究。玉芬哪！把飯做了就去告訴党团員，今晚開个党团員会，讓大伙來研究研究这个事故。

玉芬：好。

主任：柳克，你告訴我到底是誰領头主張埋的？

柳克：咳！那咱誰还顧得上这些个事。

主任：看你有多麻痺！

柳克：我麻痺？哼！

玉芬：爹，我想起來啦，主張埋的是賴四叔。我听他說：“快埋起來吧，大熱的天，別再傳染上別个牲口……”

主任：（若有所思）又是这个賴四？

玉芬：爹，能是害死的嗎？

主任：不是害死的它怎麼能死的這麼快？

柳克：这不胡扯嗎。牲口都在一个槽里吃草，想害死他还不一塊都給害死，怎麼能單害死一个大青驢子呢？

(小李子边喊主任边跑上。)

小李子：(驚慌地)主任，快下地看看去吧，出事啦！

众：(驚訝)出啥事啦？

小李子：出事了……出事了……

主任：你不好穩当點說呀！

小李子：第二隊犁杖上的三个牲口嘴吐沫子，全倒在地里啦！

众：(驚慌)啊？

柳克：要不要緊？

小李子：都站不起來了。

柳克：你們是不是也打來？

小李子：也不是紙扎的，打几下它就能倒下呀。(着急地)快下地去看看吧。

玉芬：这一定有坏人破坏。

小李子：这咱沒工夫說好人坏人了，快下地去搶救吧。

玉芬：走。(欲下。)

柳克

(趙大爺急跑上。)

趙大爺：(慌張地)老三！老三，可不好啦，快上井沿去看看吧！……

众：(驚疑)井沿怎麼的啦？

趙大爺：第三隊犁杖把西山下边那塊地趟完，到井沿去飲牲口。

誰想一到井沿三个牲口就倒下兩個，嘴还吐沫子，你看这……

众：(吃驚)啊？第三隊牲口也倒下啦？

主任：(沉重地)哎呀！

(賴四慌張地跑上。)

賴四：快下地去看看吧，主任，牲口都倒在地里吐沫子，这是